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艾嘉 著

HAN
QING
CAO

含情

草

人世间还有什么比爱情更能令人陶醉
更令人着迷的呢
这爱像一杯色泽清凉醇香扑鼻的酒
让玉芙和文浩如痴如醉
忘了今夕何时
今身何处



含情草

艾 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含情草/艾嘉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10

ISBN 7-204-05367-2

I. 含… II. 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507 号

含 情 草

艾 嘉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75 千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204-05367-2/I·960 定价:9.50 元

1

“哎——一天又快过完了。真累。”韩菁走出校门，深吸了一口气。月明星稀的夜晚，空气格外清新，韩菁在这样的空气中抖擞了一下精神，紧了紧抱在胸前的书，慢慢地向家的方向走去。

为了贴补家用，韩菁偷偷地瞒着妈妈带了两个家教，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都是乖巧的女孩子。两家轮流上，今天刚从她的高中学生诗琪的家中出来。妈妈还一直以为她在学校自修呢。韩菁边走边回想着今天学的功课。为了不让妈妈知道家教的事，她回家后尽量不复习功课，装出一副在学校里已学够了、学好了的样子。因此她只有利用在路上的时间在脑海里复习功课，想着、想着，就不知不觉地入了迷。

怎么？韩菁突然觉得眼前一片亮光，刺得她几乎睁不开眼，怎么回事？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她已被什么东西撞倒了……

“小姐，小姐……”韩菁觉得好像有人在叫她、摇她，她想回答，可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妈妈，妈妈……我渴……水，水……”韩菁喃喃地说，一

只手抬起了她的头，一股温热的液体流入她的嘴中。韩菁贪婪地喝了两大口，喉咙里的火一下被浇灭了，她睁开了眼睛，全是白的。墙、桌子、地板、床，怎么都是白的？这是哪儿？我怎么会睡在这里？韩菁一时间呆住了。

“小姐……”一张脸凑了过来。浓浓的两道剑眉下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满含着焦虑、歉意，挺直的鼻梁下棱角分明的、刚毅的唇微张，隐隐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韩菁看着这张脸，心里一跳，一种又惊又喜的莫名的感觉触动全身血液流速加快，她觉得耳根有点热。毕竟被异性的眼睛这样盯着看，在韩菁19年的岁月，还是头一次呢。

“你是……”韩菁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挤出两个字来。

“小姐，你总算是醒过来了。”英俊脸庞的主人松了口气，说道。

“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韩菁皱了皱眉，问道。

“这是医院。我叫欧阳云凯，昨天晚上，我开车时不小心，撞倒了你。所以，所以你就到这儿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呀，我……”欧阳云凯急急地说着，浓眉下的双眼直逼韩菁。韩菁定了定神，睁开那黑眼睛的网，说：“我叫韩菁，我要回家。”

欧阳云凯抬了抬眉毛，眨了一下眼，微笑着说：“我会送你回家的，韩小姐，不过你还需要多休息一会儿，况且，现在是凌晨两点。”

“哦？我受了伤不能动？伤在哪儿？”韩菁猛然想起自己是被车撞了，便口没遮拦地冒出这么句没头没脑的话来。

含 情 草

天底下居然还有问别人自己伤在哪儿的病人？欧阳云凯忍不住想笑，为了掩饰，他轻咳了一下说：“没什么大伤，就是，就是你的臀部有点青紫，医生说你是太虚弱了才昏倒。”

“啊？哦……”韩菁也意识到自己问得太莫名其妙了，难怪，这点小伤，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笑起来，脸粉粉的，长长的黑发滑到前面来在洁白的脸庞上形成柔和的影子，好一副黛眉浅笑，欲说还羞的样子。欧阳云凯看得呆住了。

韩菁一抬眼，见那双眼睛正怔怔地望着她，脸上又一热。“嗯哼……”她轻咳了一下，以示提醒。欧阳云凯的眼珠动了，这下子轮到 he 不好意思了。

“我想这次可撞出了一个不小的收获呀。”他说道，一边温柔地望了一眼韩菁。

韩菁扫了一眼他嘴角的笑意，她不敢再看那迷人的眼睛，说：“我现在必须回家。”

“可你还很虚弱……”

“我必须回家，现在。”韩菁坚定地说。

欧阳云凯看着她那一脸的倔强，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送你。”

韩菁听了这话，反倒有点失落感，就这么简单地回家？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天，我这是怎么了，妈妈在家不知道有多着急呢，我怎么可以有这种念头？韩菁在心里暗暗责备了自己一句。

“菁儿，你怎么现在才回？你……”韩菁的妈妈看见站在她身后的欧阳云凯，惊呆了。

☆ 含 情 草 ☆

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向听话乖顺的女儿会在凌晨和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士一起回家。

“伯母。”欧阳云凯也觉得不好意思。

“我到家了。你要进去坐一会儿吗？”韩菁扭头对欧阳云凯说。

“不，不，不必了。你多休息，我告辞了，伯母，我走了。”欧阳云凯连忙说道，抬脚准备走了，但眼光却恋恋不舍地停在韩菁的脸上。

“再见。”韩菁说。

“再见。”欧阳云凯不得不走了。

韩菁的妈妈，韩玉芙还怔怔地望着欧阳云凯那高大洒脱的背影。

“妈——”韩菁喊了一声，把母亲惊醒过来。

“妈，进屋再说吧。”韩菁拥着妈妈走入房里，关上门。

“菁儿，这是怎么回事？”母亲狐疑地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女儿。

“没什么，妈。我回家的路上，不小心被这位先生的车撞倒了……”

“什么？你哪儿撞伤了，啊？”玉芙吓了一跳，忙追问韩菁。

“没什么大伤，当时大概受了惊吓，晕了一会儿，是这位先生送我到医院的。只是一点惊吓，伤倒没什么，只是……”

“只是什么？你说呀。”玉芙急得抓住了女儿的手。

“当然只是屁股跌青了嘛，你这么紧张干嘛？”韩菁噘着嘴，撒起娇来，“妈，我的好妈妈，热毛巾揉揉就没事了。”

※含※情※草※

“哎呀，你这孩子，吞吞吐吐的，存心吓唬妈呀。”母亲笑着，食指点了点韩菁的额头。

“你知道刚才那位先生叫什么吗？”母亲问道。

“什么叫什么呀？妈妈是不是看上了？……”韩菁故意卖关子。

“你这个傻女儿，还跟妈开这种玩笑，我只是觉得他挺像妈以前的一个熟人。”母亲边说边轻拍了一下女儿的脑袋。

“像谁？”

“说了你也不知道，那时这世界上还没你呢。”

“哼，妈妈也会卖关子呢，他叫欧阳云凯。是不是像妈妈以前的旧情人呀？”韩菁边说笑，边端起茶杯。

“胡说。”玉芙的脸却刷地白了。

韩菁喝了口茶，抬头见母亲的脸色，吓了一跳，道：“妈，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没什么。你这么晚才回，妈就急成这样子了。”母亲掩饰着说，“下次走路可得小心呀。否则，妈真要给你吓死了。”

“知道了。我要睡了，你也早点睡吧。”韩菁伸了伸懒腰说道。

“你快去睡吧，晚安。”

“晚安，妈妈。”



玉芙辗转难眠，“拍”地一声，她开亮了灯，干脆翻身起来糊纸盒子。

☆ 含 情 草 ☆

“这个欧阳云凯怎么这么像呢？哎——”玉芙叹了口气，思绪又回到从前。

22年前，玉芙还在T大读二年级。那时候，玉芙的爸爸韩奇龙是奇龙公司的总裁。玉芙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玉面芙蓉”。玉面，一是由于她的脸白嫩得好像吹弹得破似的，二是由于她一向冷傲清高，漂亮的脸孔像块玉石雕刻出来的。芙蓉，是因为她那飘飘的长发，那脱俗的气质，宛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二年级下学期，T大转来了一个叫吕文浩的帅小子。打球、游泳、吉他弹唱样样精通。一下子成了全校女生的偶像，当然，除了玉芙以外。

“嗨，玉芙，听说这学期新来的那个叫吕文浩的挺帅的。”玉芙的同桌何倩倩悄悄地对她说。

“是吗？”玉芙不置可否地说，一丝明显的轻蔑的笑却挂在嘴角。

“听说他样样在行呢，追他的女孩子多如过江之鲫了。”

“哼，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有什么稀奇的？”玉芙撇了撇嘴，说道。

“没准儿你一见到他，也会马上坠入情网呢。”

“什么？”玉芙眉头一皱。

何倩倩自知失言，吐了吐舌头，不再吱声了。

4月的天气，温和清爽，娇媚无比的春到处漫步，T大植物园里可热闹了，百花争艳的场面令蝶儿、蜂儿忙得不亦乐乎。星期天傍晚，玉芙漫步到植物园。她喜欢晚饭后一个人

☆ 含 ☆ 情 ☆ 草 ☆

悠闲地走在夕阳里，让轻柔的晚风吹起她的长发。植物园里静悄悄的。玉芙走到一株桃树下，斜倚着树干，欣赏着被斜阳的余晖抹上金色光晕的桃花，幽幽的花香飘浮在四周，玉芙不觉半阖眼帘了。

好一会儿，她才睁大明眸，正准备前去看看花王——牡丹。突然她看见两米外的牡丹花坛前，有一个高大的男生站在那儿，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动不动。是的，那黑黑的眼珠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她，唇边的笑意像凝固在嘴角一样。

“呸，什么人竟敢在这偷看我？”玉芙在心里暗骂了一句，脸微微发热，这人什么时候来的？她竟一点也不知道，还一点知觉也没有地让人家这样看了半天。“混蛋。”她在心里又骂了一声，她也不知是骂自己，还是骂那人。是马上回家，还是去看牡丹呢？玉芙迟疑着，马上回家，那不像个逃兵吗？逃，哼，为什么？我怕他吗？不行，还是去看牡丹，对这种偷看女孩子的人，视而不见是最好的。

玉芙一脸冷傲的样子朝那人走去。她正准备擦身而过，却猛地听到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她倏地扭过头，正预备把冰冷的目光匕首般投过去，谁知那人却也倏地转过身，自顾自地看起牡丹来。

“哼！”玉芙轻轻地冷哼了一声，一甩头，向红牡丹走去。牡丹真不愧是花中之王。层层叠叠的花瓣，一瓣红胜一瓣，如火如荼。旁边墨绿色的牡丹，更是倨傲群芳，绿得那么华丽又不失娇美。

“玉面芙蓉胜牡丹。”

“谁？”玉芙四处看了看，那人正背对着她，是他说的吗？肯定是他，除了他还有谁？

“狂徒。”玉芙斥道。

“你叫我吗？”那人转身，微笑着，边说边向她走来。

天，这竟成了她叫他过来的了。一向清高的玉芙气得两颊涨红，双目圆睁，瞪着向她走来的那笑盈盈的脸。

“你叫错了，我不叫‘狂徒’，我叫文浩。”文浩含笑走来。那笑眸里的光芒和夕阳一样温柔地闪动。玉芙还是瞪着他。她不能说什么，也不愿说什么，越说好像越是她叫他来似的。文浩走过来了，可他却没停下，从玉芙身边擦身而过。

玉芙觉得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她正想偷偷吁口气，突然觉得耳根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哗啦一下，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她转身一看，只看见文浩若无其事的背影，玉芙下意识地摸了摸耳根，什么东西碰了那儿一下呢？玉芙竭力回想当时的感觉。那温热厚软的东西，是什么呢？天哪，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吓得玉芙倒抽一口冷气，那是唇吗？那是吻吗？哎呀，越想越觉得像，越想越觉得就是，一阵气恼眼泪都冲进了眼眶。

“文浩，站住！”玉芙尖声叫道。

文浩转身，站住了。

“过来！”玉芙几乎是吼了。

文浩一脸乖顺的样子，走了过来，到玉芙面前，站定。

玉芙猛一扬手，朝他脸上扇去。可惜半途中就被一只更有力的手抓住了。

含 情 草

文浩狡黠地一笑，说：“哎呀，你怎么动手打男孩子的脸呀？”

“你，你……”

“我，我是你叫过来的呀。”

“你无耻！”

“不可能！你看，多整齐雪白。”文浩咧开嘴，露出两排牙齿。

“你放开我的手！”玉芙挣扎着叫道。

“不，是你自己甩过来的嘛！”文浩戏谑地笑了。

“你……”玉芙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文浩一见，急了，脸也涨红了，道：“你打我，你打我好了！”他握着玉芙的手往自己脸上打。玉芙猛一抽手，转身飞跑出植物园。文浩一脸沮丧地垂着头，呆呆地站着。

※

※

※

第二天，星期一的早晨，玉芙寒着脸迈入 T 大。一眼扫见门边的大银杏树下，一样的朱黄 T 恤，一样的牛仔裤，一样颀长洒脱地站在树下的他。玉芙自顾自地走入教室。

午餐时间，玉芙和何倩倩一起走入餐厅，玉芙要了一碟牛排，一客冰淇淋，草莓的，她喜欢草莓的清香味儿。

“嗨——”文浩也端着一碟牛排坐到玉芙和何倩倩的桌边。

玉芙一见他来，就白了脸，起身欲走。

“这位就是芳名远扬的韩玉芙同学吧？”文浩问何倩倩。

“是啊，是啊！”何倩倩受宠若惊地忙不迭地应道。她见玉芙欲走，忙拉住玉芙，说：“玉芙，你还没吃怎么就走呀？”

“该不是因为害怕我吧？”文浩边说，边微笑着看着何倩倩。

何倩倩心跳迅速加快：“怎么会呢？玉芙从来都不怕人的。”

“文浩，你太过分了！”玉芙忍无可忍，大声说道。全餐厅的人都“刷”的一下，一起朝这边看，何倩倩也目瞪口呆地看着玉芙。

“怎么？玉芙，你认识他？吕文浩，你们认识很久了？”好半天，何倩倩方回过神来，问道。

“我们昨天才认识。”吕文浩说道。

“那，怎么，玉芙称你‘文浩’？”何倩倩结结巴巴地问，她万万没想到眼高于顶的玉芙会对认识一天的吕文浩，直呼其名，省略其姓。吕文浩只是迎着玉芙瞪呆的眼光微笑。

“文浩，吕文浩，天啊，他就是吕文浩？我竟在大庭广众下叫他文浩，怎么没想到文浩就是‘吕文浩’呢？我真笨，我……”玉芙脑子里急速地想着，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怪吓人的。

吕文浩站起来，说道：“玉芙，你今天脸色不大好，身体不舒服吗？我送你走吧。”说着便握住玉芙的胳膊，暗暗使劲，拖着玉芙走出餐厅。玉芙铁青着脸，恨恨地甩开吕文浩的手，转身就走。

“玉芙，你听我解释，玉芙。”文浩紧跟其后说道。玉芙干脆一路低头狂奔进入教室。

含情草



玉芙和文浩的“风流韵事”在全校不脛而走，玉芙又气又羞，最无可奈何的是文浩像幽魂不散似的天天跟着她，甚至她去女洗手间，文浩都在外面拐角处等着。玉芙天天板着脸，垂着眼帘，目不斜视，而文浩天天一言不发地紧跟其后，同样板着脸，只是目光所到之处尽是玉芙、玉芙。一天过去了，两天、三天……一周过去了……一月之后，玉芙终于忍无可忍，走到植物园的梨树下，停住，半晌，幽幽地转过身来，说道：“你到底想怎么样？”

文浩不响。

“你到底想怎样啊？为什么老像阴魂不散似地跟着我？”玉芙又问。

文浩还是不响。只是用一双黑亮的眸子，用令人心碎的哀愁而又充满柔情的目光，静静地看着玉芙。

玉芙直视着他的眼睛，直视着那瞳仁里自己的影子，渐渐地不知所措。

玉芙的眼光由冰冷渐渐变得柔和、朦胧起来。在梨花的暗香里，玉芙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轻轻地，轻轻地渗透了，占据了。

“你，你到底要怎样？”玉芙喃喃地说道。文浩默默地伸出两只手，握住她的肩，越握越紧，他把她慢慢地拉近身前。玉芙傻傻地瞪着他，她直觉到什么不曾体验过的东西正在产生，但她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她自己在干什么了。文浩

轻柔地环住她纤腰，脸缓缓地俯下、俯下去……

“啪！”文浩脸上被响亮地扇了一耳光，就在他和她的唇要相触的一瞬间，玉芙骤然清醒，本能地抬手给了他一耳光。

文浩捂着脸，皱着眉头，一脸惊愕、痛苦。

玉芙看着自己的右手。天哪，她打了他一耳光，她真的动手打人了！“啊……”她把手捂住口，堵住惊叫，眼泪却挡也挡不住地“哗”地淌下来。

文浩猛地一把抱住她，不顾一切地狂吻她的脸，她的额头，她的眉毛，她的脸，她的一脸的涟涟珠泪，最后他灼热的唇压在了她的小巧嫣红的嘴唇上……

这一次，玉芙不再反抗，只傻傻地一任他吻着。在那一瞬间，玉芙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天地只为这一刻而存在，只为这一刻而永恒。

“玉芙，玉芙，玉芙……”文浩喃喃地低叫着，一遍又一遍。玉芙闭着眼，一任眼泪恣意地泛滥。许久，他俩才分开。

文浩捧着玉芙梨花带露似的脸，很认真，很小心，很细致地吻干她脸上泪珠。玉芙睁开眼，看了一眼文浩，一阵羞意涌上心头，她忙躲开文浩的目光，低眉浅笑。文浩轻抬她的下巴，说：“看着我，玉芙。看着我的眼睛，你就会看到我爱你有多久，有多深。”

“多久？多深？”玉芙轻问。

“一百年了，一万年了，一亿年了，这深得没法形容了。”

“真的？不信，你到丁大才两个月不到呢。”玉芙噘着嘴说。

含 情 草

“为了你，我才进了T大的，你知道吗？那天早晨我路过T大，见你进校门，那飘逸的长发，欲飞的裙摆，简直让我差点失了魂。”

“可你让我难堪了。”

“不这样，怎能把冰冷傲气的那颗心引出来呀？”

“哎呀，你是个阴谋家，原来你是精心筹划要戏弄我的。”

“戏弄？天啊，我绞尽脑汁地接近你，把爱献给你，这哪是戏弄？绝对不是，我发誓。”文浩说着，举起右手。

“哼，谁希罕你的发誓？誓言等于流言。”玉芙轻轻打了一下他的右手说道。

“那，老天有眼，我，我……”文浩急得什么似的。

“哎呀，别老天有眼，有鼻子了，看你急得像猴儿似的，我相信你就是了。”

“嘿，嘿……”文浩笑了笑，摸摸耳根。



星期天的早晨，玉芙轻盈地向大树下的文浩走去，她上着丝绸的鹅黄色短蝙蝠衫，下穿一条鹅黄色的西裤，整个人充满了清新的活力，雪白的肌肤在这嫩嫩的黄色衬托下娇美无比。文浩看着她如仙般地走来，看得都呆住了。

“嘿。”玉芙轻唤了一声，一边用食指点了点文浩的鼻尖。文浩握住了她的手，送到唇边，说道：“老天，我觉得自己犹如在梦中。”

“傻子。”玉芙娇嗔地说。文浩轻轻地拥住她，深深地吻。

☆ 含 情 草 ☆

长发被风吹得飘扬起来，玉芙抱着文浩的腰，把脸贴在他背上，听凭他的摩托风驰电掣般地向，人世间还有什么比爱情更能令人陶醉，更令人着迷呢？这爱像一杯色泽清凉醇香扑鼻的酒，令玉芙和文浩都如痴如醉，都忘了今夕何时，今身何处。

摩托车在一个小小的山谷边停下。玉芙被文浩牵着手，步入小片茵茵绿草地。

“天啊，你怎么找到这个世外桃源的呀？”玉芙惊喜地叫起来。

果真，这山谷里绿草丛丛，草坪边是落英缤纷的各种鲜花绿树，尤以桃花为多。山谷顶上的蓝天碧澄，白云悠悠，谷内暖香随着清风浮动。玉芙蹬掉鞋子，在草地上光着脚又跳又叫，快乐得像一只可爱的小鸟。文浩平躺在地，叼着一根小草，含笑痴看着玉芙。玉芙笑闹够了，才在文浩身边喘息着坐下。

“玉芙。”文浩柔声叫道。

“嗯。”玉芙也温柔地看着文浩，她那含情脉脉的闪光的眼睛真是扣人心弦，两颊由于蹦跳而泛着粉红。

四日对视，多少情意尽在不言中……

山谷静寂，此时无声胜有声。绿草垂头，百花含羞，连清风也轻手轻脚绕过这对恋人，白云悄悄溜走，它也不忍惊动这对恋人吧。青山不语，天地间一切仿佛成了永恒。

半晌，玉芙抬手理了理鬓边散乱的发丝，整整衣衫，从文浩的怀里坐了起来，一脸娇羞。